

盼兒

一個男孩死了。

這不能算是什麼稀奇的事——我是指對一天到晚都在面對命案和屍體的社會線記者而言。然而，有關那個男孩的案件，卻從十三年前至今未曾離開過我的腦海，那張全家福，也一直壓在我的桌墊下。或許是因為首因效應，又或許是因為我怎麼也忘不了那個支離破碎的家。如果他還在的話，應該已經長到跟當年的我差不多年紀了吧。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那是端午連假結束後的開工日。一大早，天空還陰沉沉的好似沒睡醒，報社的電話就叮鈴鈴的響個沒完。學長「嘖」的一聲，彷彿在抱怨這通電話打擾了他的美好早晨。他在業界已經工作十多年了，經驗老道、做事俐落是他的代名詞，因此理所應當的成為我主要請教經驗的對象。

學長伸手終結了這高分貝的催促，話筒另一頭是在臺北縣三重警分局跑新聞的同仁。他的聲音有些緊迫，急匆匆地轉述凌晨有家屬通報國一兒子失蹤的消息。辦公室瞬間靜了下來，不約而同地豎耳聽著那混著雜音的電話擴音。大概因為去年才剛發生轟動全臺的白曉燕命案，業界對失蹤案變得格外重視。不過，作為一個才剛上任不到兩個月的實習記者，這樣的大案件根本不可能落到我的頭上。於是我低頭繼續整理手邊的資料，彷彿置身事外的悠哉吃著早餐。

掛斷電話的學長拎起公事包就要往門外走，卻又在跨出門檻前忽地停下腳步。他轉頭看著吐司啃到一半的我說：

「喂，你要不要跟？」

「啊？噢，好。」我嚇得差點被吐司噎住，趕忙應了一聲。學長都開金口了，那當然是一定得跟的。想到下一餐應該得等到天黑收工的時候，我只能依依不捨的再咬一口吐司，然後迅速抓起記者證和採訪包朝學長的背影跑去。

失蹤的男孩叫陳家鵬，跨區就讀於雙北升學率最高的中正國中。陳家鵬的媽媽和姊姊要到傍晚六點才下班，所以我們只能先待在警局了解情況……還有與警員閒聊。相比於神態自若話家常的學長，我侷促地摳著手上的死皮，記不清是第幾次抬頭望向掛在牆上的時鐘。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的接觸案件，但一整天過去後，

我們不僅沒有掌握失蹤者的去向，還只能坐在警局乾等，實在很令人心急。

大約五點半的時候，學長終於慢悠悠的站起身，而我則像一條缺水的魚，一刻不能多待似的彈離椅子。當我如釋重負的推開警局大門時，學長的聲音突然從背後傳來：

「菜鳥，你是記者，不是警察，更不是檢察官。」

這句話飄在風中輕輕的散開，但又紮紮實實地吹進我的心裡。

第一站，我們抵達了陳家鵬家。

那是一棟座落在三重區的老舊國宅，外牆坑坑窪窪，地上還有隨處可見的剝落磁磚。這裡離陳家鵬失蹤的軍史館大概有八、九公里的距離。根據資料，陳家鵬的父親五年前意外在軍中過世，原為家庭主婦的母親只得去從事居家清潔，長他五歲的姊姊也在國中畢業後去工廠當作業員，以補貼家計並供弟弟讀書。也因為他們的工作性質，即使家人失蹤仍得按時工作。

停好車後，在樓下站了不過幾分鐘，一個面容削瘦的女孩就從內而外推開鐵門，用眼神示意我們跟上。她一言不發，隨著鐵門砰的關上，氣溫都好像瞬間低了幾度，樓道裡只剩下爬樓梯的腳步聲迴盪。不知爬到第幾層，一扇半掩著漏出光的門映入眼簾。女孩低著頭伸手推開門，一個身材矮胖向外張望的中年女人就與我對上眼。她一見到我們，原本就已紅腫的雙眼霎時又盈滿淚水，急急撲過來抓著學長的手臂不住的哭。想來這就是陳家鵬的媽媽，我手忙腳亂的把門帶上，而學長只得邊脫鞋邊好聲安撫她。

客廳的擺設很簡陋，只有一套脫皮褪色的咖啡色沙發、一個深褐色的長方形茶几和一個有年代感的電視櫃。再往內看，還有一張鋪著塑膠浮雕桌巾的長方型餐桌及四把木色餐椅，其中一把雜亂的堆滿衣服。原本應是白色的牆面已透著灰，牆上爬著如蛇般的龜裂紋，一盞燈昏黃積著厚灰的燈和空氣中隱約飄著的霉味更宣示著這個家的年歲。

學長把抽抽噎噎的陳家鵬媽媽扶到沙發上坐，說：「家鵬媽媽，我們坐下來好好聊聊，好嗎？我們會幫您找到小鵬的，不要擔心啦。可以跟我說說昨天的情況嗎？」我遞上隨身攜帶的衛生紙給陳家鵬媽媽，她接過並擦了擦眼淚，深呼吸調整情緒後開口。

「昨天.....昨天伊阿姊剛好排休，我看她閒的沒事，就叫她帶小鵬出去晃晃。我們小鵬很喜歡研究槍啊炮啊什麼的，因為伊阿爸是軍官嘛，打小就喜歡跟他講

這些。小鵬歸工嚷嚷說要去看，之前就有叫伊阿姊帶他去軍史館幾次，誰知道這次就一去不回來了？我共你講，我們家小鵬很乖，都是那些警察在亂講，講什麼小鵬逃家出去玩，都是屁啦！一定是被哪個人販子綁走了，我的好兒啊……」

「媽媽，昨天小鵬是幾點出門的您還記得嗎？」

「大概下午一點多吧？那天中午我在包粽子啦，都要包完了伊阿姊才拖拖拉拉的騎著腳踏車帶小鵬出門。喔，我共你講，伊阿姊啊，真的是很不懂事，怎麼會沒有陪小鵬進去軍史館？她跟我說什麼因為她穿拖鞋不可以進去什麼的，啊怎麼沒想過弟弟不見怎麼辦？蛤？我要怎麼辦？指望她嗎！」

陳家鵬媽媽越講情緒越激動，講完又開始掩面痛哭。這時我才注意到，從我們進屋到現在，陳家鵬的姊姊都遠遠的站在客廳角落的陰影裡，倚著餐桌一聲不吭的盯著我們看。

「家鵬媽媽，沒關係的，您先冷靜一下。」學長拍了拍陳家鵬媽媽的背，站起身說：「學弟，你幫我照顧一下媽媽，我去訪問姊姊。」

「好。」

雖然被指派到安慰陳家鵬媽媽的工作，但我其實很好奇那個沉默的姊姊究竟會說些什麼。相比面前女人鋪天蓋地的悲傷，這個年輕女孩隱忍、內斂，就好像抱著什麼巨大的秘密，卻又在這個無邊際的昏黃日光燈下被迫噤聲。學長跟著陳家鵬姊姊進到房間裡，接著便碰的一聲關上了門，把我想偷聽的欲望硬生生地阻絕在門板之外。我只能認命地邊聽著陳家鵬媽媽說著媽媽經，邊分神環顧這個家裡的每個擺設。

「你知道嗎？我們家姊姊從小就很乖，成績就很優秀，尤其是那個什麼……理化！本來家裡還指望她以後做個科學家呢，可惜伊阿爸很早就過世了……。唉，雖然小鵬成績沒有很好，但畢竟是查埔嘛，不管怎樣未來還是比伊阿姊有前途的。所以我就叫伊阿姊國中畢業趕快出去找工作，女孩子讀少少的書之後也比較好嫁嘛，是毋是？結果你敢知影？她在那邊又哭又鬧又摔東西欸！金價系，毋知伊這麼不懂事……」

我只得邊附和媽媽，邊默默在心裏為姊姊生在這樣的家庭感到惋惜。電視櫃上擺有弟弟各式各樣的美勞作品，有些是學校的黏土作品，但更多的看起來只是普通的隨手塗鴉。對比陳家鵬在這個客廳留下的諸多生活痕跡，姊姊在客廳的存在就只有那兩幅掛在角落的國小和國中市長獎狀。

大約十分鐘後，學長和陳家鵬姊姊終於從房間裡走了出來。那個女孩還是低

垂著頭，但從我的角度可以瞄到她有點泛紅的眼角。我起身迎向學長，心中有無數的問題期待得到解答，然而他只是看了我一眼，並沒有說什麼。學長越過我身旁，稍微寬慰了媽媽幾句後，我們便與陳家鵬的家人客套的道別，快步離開了這個充滿霉味的家。

一回到車上，學長便急不可耐地點燃口袋裡掏出的七星，在搖下車窗後朝外呼出一大口煙。「好悶。」沒來得及等我應答，學長就繼續往下說。「學弟，你記一下陳家鵬姊姊說的內容，然後回去寫報導。」「好的。」我趕緊打開手機錄音，再從採訪包中拿出我的隨身筆記本和原子筆。

「他姊姊叫陳盼兒，今年十八。她對軍武沒興趣，所以之前騎車帶弟弟過去就都只有弟弟進去，她自己則是去附近的書店看書。她們昨天大概兩點到軍史館，她跟弟弟約好三點在門口集合就離開了。大概四十分鐘後，她回到軍史館門口等待。結果沒多久，有個身穿體育服的軍人突然搖搖晃晃地走出來問：『妳在等人嗎？』『館內現在沒有民眾』這樣。」

學長頓了頓，繼續說。

「她很詫異，畢竟之前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情況。那個軍人問她要不要進去找找看，但她覺得自己穿拖鞋太邋遢，不適合進公家機關。況且兩人對附近的路都很熟悉，她猜想弟弟可能中途溜去找臺北的朋友玩，於是等到四點閉館後還沒看到人出來，她就自己先回家了。結果，過了晚餐時間弟弟還是沒回來，媽媽趕緊打電話到弟弟朋友家逐個詢問，然而今天卻沒有人見過弟弟。接著，她和媽媽分頭去軍史館、公園、電玩店附近找人，但也都沒找到。最後，媽媽就跑去警察局報案這樣。」講到這裡，學長深深吸了一口菸，再徐徐地把煙用鼻子呼出。

「總之，警方可能會往逃家或綁架的方向偵辦吧。」最後，學長自顧自地為整段內容做了這樣一個小結。

「學長，那個姊姊跟你講話的時候有哭哦？」我真的很好奇，關於那個冷漠的女孩情緒波動的原因。

「喔，對啊，但不是講案件的時候啦。是我們閒聊到說她會不會想繼續讀書之類的。她真的是一個很愛讀書的小孩餒，可惜一個好苗子了。.....總之，現在我先送你回報社，OK？你看看要怎麼寫，我去警局跟一下進度。」學長最後又吸了一口菸，然後便把菸掐掉往外彈。

「好，謝謝學長。」

回到報社已經是晚上十點，我一直覺得我們報社的燈光暗的傷眼，但相比於陳家鵬家，似乎又顯得沒那麼糟糕了。我坐在案前，才剛東拼西湊寫出幾行字，報社的電話又叮鈴鈴地響了起來。

我接起電話喂了一聲，話筒傳來學長的聲音。

「哦，正好要找你。三重區警方那邊覺得陳家鵬家境清寒，應該不是綁架案，現在把案子交給臺北市中正區的警方了，他們可能會把調查方向轉往軍史館。」

「軍史館嗎？」我打岔，「那邊都是軍人，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怎麼可能會出事？」

我從充滿雜訊的電話中聽到學長不合時宜輕輕的笑聲。

「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險的地方，菜鳥。」

案發後第三天的早上八點半，學長和我先去臺北市警察局中正一分局與局長會合，然後再一起驅車前往軍史館。聽說館長還在休假，所以由趙昌明一兵接待我們。他看到是警察和記者過來找人，有些著急忙慌地跑回辦公室電聯館長。幾分鐘後，那名一兵向我們轉述說今天軍史館不開放，需要軍方批准才可以搜查。

那時還是一個軍檢分治的年代，軍史館作為軍方的營區，即使中正一分局已經向檢察官提出搜查聲請，但軍方若要硬擋我們也無可奈何。因此，中正一分局的局長只能軟性地答應先不做搜查，但他要求要查看六月二十一日當天的監控錄影帶。然而，趙昌明卻一口咬定那天沒有錄影。

這是一件很弔詭的事。偌大的軍史館，放了這麼多貴重文物卻連錄影監視都沒有，豈不是太危險了嗎？就在我們還困惑的商討對策時，趙昌明就找了幾名士兵來趕人，我們被迫只能悻悻然地先回局裡。然而，經驗老到的局長嗅到了一絲不對勁，他篤定軍史館一定在隱瞞什麼。於是，局長緊急聯絡了上層提高了這次案件的層級，希望嚴加偵辦。當天下午，警方迅速成立了專案小組，並再次回到了軍史館，而這一趟，似乎讓事情有了新的轉機。

下午接待我們的是另一位中校，專案小組強調軍史館這樣的場所，必定是會有監視器的，希望他們能坦承事實。而這位中校便也很快地表示確實有監控錄影帶，並將寫有六月二十一日的錄影帶交給我們。這捲錄影帶在回警局後被交由技術部門的同仁鑑定，真相似乎就快水落石出了。

為了搜查館內，隔天上午我們與檢察官再次前往軍史館。他站的板正、面露

威嚴，拿著搜索票領著我們浩浩蕩蕩地堵在了軍史館門口。這次接待我們的正是軍史館館長丁守禮，他是一名有地中海禿頭的中年男人，身形有點肥胖，瞳孔混濁，表情滿是不屑一顧。即使面對這麼一大群人和鐵錚錚的搜索票，他仍然不為所動的將我們拒之門外。

「我是行政院法務部的檢察官，接獲民眾通報有一名國中男孩在軍史館內失蹤，依流程我們必須搜查館內，請您理解。」

「不可能。這裡是軍事單位，你們無權進入搜查。」丁館長連正眼都不瞧我們一眼便回答。

「人命關天，不要這麼不通人情！」站在我後方的中正一分局局長似乎很看不慣軍史館館長的嘴臉，壓抑不住的衝他喊了一句，反倒把我嚇了一跳。

「哈，誰知道人是不是在我們這邊丟的？說不他跟不良少年逃家了呢？」看到局長發怒，館長似乎被逗樂了，一副無所謂的樣子，手插褲兜，完全沒打算讓步。

「那請你把六月二十一日的監控錄影帶提供給我們。」檢察官依舊冷靜的提出要求。

「端午節我們沒有錄影。」

「哦？可是昨天你們值日的中校跟我們警員可不是這麼說的喔。」

「……那大概是我記錯了，應該是白天沒錄影，晚上有錄吧。」剛剛一臉跼氣的丁館長瞬間肉眼可見的慌亂起來。

「怎麼可能。那位中校已經將全天的錄影帶交給我們了。」

「啊？是嗎？這我就不清楚了，我再去查查看。」

「讓我們搜查館內，丁館長。我們會秉公處理，隱瞞事情對你們沒有任何好處。」檢察官的聲音鏗鏘有力，讓在場一半的人都抖了一下。最終，在檢察官的交涉下，館長勉強同意帶我們進去館內掃視了一圈。唯獨館長室，因為原本就沒有對外開放，裡面又有許多機密文件，所以館長並沒有讓我們進去搜索。

軍史館的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我們只能如喪家犬一般返回警局，卻得知一個驚人的消息——技術部門說在錄影帶中當天下午兩點根本沒有任何人進入軍史館——很明顯，軍方再一次騙了我們。

在發覺事有蹊蹺的隔天，檢警怒氣沖沖的回到軍史館，指責館長提供偽證、隱瞞真相，企圖包庇下屬。事已至此，館長不得不接受檢警全館搜查的要

求，而警員們在之前未能進去的館長室有了重大收穫——館長室的水管破裂，裂口很新，衣櫃也有被推倒過的划痕與破損，甚至在館長室的廁所內發現了毛髮。因此，檢警推斷館長及當天值日的官兵有重大嫌疑。然而，當警方要求將人帶回審問時，軍方又不樂意了。他們堅持警方不能將他們的人帶走，在僵持不下的情況下，最終雙方達成協議——在軍史館由警方審問。

六月二十二日值日的官兵有三名，分別有一名中校和兩名一兵，其中一位一兵正是第一天接待我們的趙昌明。因為當時陳盼兒說有一名官兵向他攀談並表示館內沒人，代表那時應該正是陳家鵬被殺害的時候。所以那名官兵不是作為共犯幫忙打掩護，就是真的剛好沒看到另外一名官兵把陳家鵬帶走的現場，所以誤以為館內沒人，總而言之，這人都不會是主謀。

於是，警方把陳盼兒找來，並請當天執勤的三位官兵把軍服換成運動服，以供陳盼兒辨認。那個女孩似乎比幾天前我見到他的時候圓潤了一些。更衣完後，陳盼兒一眼就認出當天在門口的是王姓一兵。與此同時，警方也發現趙昌明的運動服似乎異常的新，上面也沒有繡名字。在拷問逼供下，警方在趙昌明的置物櫃中發現了另一件運動服，明晃晃的繡了趙昌明三個大字，衣服後面還有一個灰色的球鞋印。案情進展到這裡，基本上就可以確定趙昌明是嫌疑重大的關係人了。

警方訊問的環節記者無法進入，學長疲倦的揉了揉眼睛讓我在門口的長板凳等，說他先回報社了。我有點訝異的問：「事情不是才正到高潮嗎？」

「就那樣了吧。」學長擺擺手，「回去把報導寫一寫放我桌上。」便推開大門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大概到了晚上八點，負責偵訊的兩名警員終於邊伸著懶腰邊一臉疲憊的從訊問室走了出來，我趕緊攔住了其中一個。

「怎麼樣？」我激動的迎上前問。

「就那樣了吧。」他說，「他們坦承因為節慶心情比較放鬆，當天三人喝了點酒，酒過三巡中校和姓王的一兵便在休息室睡著了。趙昌明承認自己看了一些黃書之後就去館內巡邏，看到那個可憐的小朋友長的可愛又手無縛雞之力，就想佔他便宜。他這人也真的夠慘的，家裡人頭腦都很頂尖，就他一個差班生，再加上這樣的性向，基本上都算是被家裡人斷絕關係了，就丁守禮可憐他而已。」

「丁館長是趙昌明的誰？」

「叔叔啊，你不知道？唉，看你就很新，你學長呢？」

「不好意思。我學長有事先離開了。」

「哈哈，要是我有學弟代班，我也不想管這種鳥事。辛苦你了。」

這句話聽得我心裡有些不舒服，畢竟這樣攸關人命的事，我以為對我們的職業來說更應該認真看待。但我還是忍住了這樣的情緒，客氣的繼續詢問：

「所以趙昌明對陳家鵬做了什麼啊？」

「哦，哈哈，不好意思，忘記你要寫報導了。然後趙昌明就去搭訕那個小朋友啊。聽說他很喜歡武器吧，前後去過軍史館很多次的樣子。趙昌明跟他說館長室有厲害的收藏、什麼武士刀之類的，可以特別偷偷帶他去參觀，就把他騙過去啦。鎖門之後，趙昌明就從後面環抱住他，那個小朋友掙扎的很激烈，一邊大叫一邊把衣櫃給踢倒了，掙脫趙昌明並逃到廁所去。然後趙昌明又追過去，試圖用體重壓制他讓他乖乖聽話，一開始他還是很反抗，大概是那時候把水管踢破的吧。趙昌明很怕被發現，所以掐住他的脖子，試圖讓他安靜下來。沒想到小朋友突然氣喘呼吸不過來，等趙昌明意識到的時候，小朋友已經沒氣息了。」

「然後呢？趙昌明還有強姦他嗎？」

「當然是沒有啊！他哪敢啊。他趕緊打電話給館長問說怎麼辦。館長叫他先拿黑色塑膠袋把屍體套住，然後再用紙箱裝起來。然後館長打電話叫人去搬垃圾，順便請他們把大紙箱抬上卡車後車廂，再叫趙昌明開車把屍體丟去板橋的五權公園裡。」

「哇……那待會我們要去板橋找屍體嗎？」

「哈，我才不要去呢。剛剛同仁聯絡板橋地檢署和小朋友的家人了，你要去的話待會跟他們一起去吧。」警員擺擺手，轉身作勢要走。

「等等！不好意思，還想問一下館長和值日的其他官兵有說什麼嗎？」

「噢，館長說他會隱瞞警方是因為一是畢竟那是他姪子，二是他真的很討厭警察。哈哈，他那時候可咬牙切齒了。但最後他還是因為不想被牽連全招了啦。然後其他兩個官兵嗎？那個中校就是真的睡死，然後另一個一兵是本來喝醉，睡了一下就醒來巡邏，剛好看到館內沒人，館外又有人在等，所以就過去問一下這樣。但他那時候應該還是蠻醉的啦，畢竟他們巡邏的規則是不能跟民眾說話。好啦，差不多就是這樣啦。」

「謝謝您，我了解了。」我恭敬的向警員小小鞠了一躬。

「沒事，沒事，你加油啊。」警員大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就離開了。

沒過多久，檢察官和北市中正一分局局長到了軍史館，和另一位偵訊的警員、我還有趙昌明，五人同坐一台車，在趙昌明的指引下去五權公園找屍體。

抵達時，板橋地檢署的人和陳家鵬的家屬已經在五權公園入口等待我們了。陳家鵬的媽媽一看到我就衝過來抓住我的手臂，眼淚如斷線珍珠撲簌簌地直掉。我輕輕拍著她的背安撫她，然後看著警員們努力分頭尋找那具早已獨自冰冷的屍體。

「找到了！」有人大喊。

循著聲音看過去，我看到在一片暗夜中，手電筒的光照在一張小小的、蒼白的臉上，除了臉以外的其他部分則全都被黑色塑膠袋覆蓋著。幾乎在同一瞬間，媽媽放開我的手近乎慘叫的飛撲過去，跪倒在紙箱和一坨黑色塑膠袋旁。那個哭聲之淒厲，連旁邊關燈的公寓住戶都會亮燈起來查看。

作為有操守的記者，我不想將文章訴諸悲情。只能說那是個悲傷的夜晚，但在我有印象的每幀畫面中，陳盼兒都沒有掉眼淚。

在大致情形都塵埃落定之後的那幾個禮拜，我還是時不時會去那個充滿霉味的房子拜訪陳家鵬的媽媽和姊姊。學長很不理解我的行為，但還是任由我去做。

家鵬媽媽一直跟我說家鵬有多乖，多好，家裡給他身上投了多少資源，他走了讓她有多難過，讓祖先有多難過等等的話。少數的時候，我也會同陳盼兒講幾句話，但越聊越覺得哪裡怪怪的。

在案發不到三周，軍方法庭速審速決判定趙昌明死刑。定讞兩周後，趙昌明被槍決。同一天的同個時間，我在陳盼兒的房間裡，看著她從床底下拿出一罐裝著半透明圓形藥丸的瓶子。

「環氧化苯並芘加滑石粉，不過在完全病發前被那些傢伙搶先動手罷了。」她淡淡地說，就好像在介紹一個常見的、不值一提的事物。

即使我化學不好，我也大概猜到那是什麼了——某種慢性毒藥。

「……這是陳家鵬在那天氣喘而無法反抗的原因吧？」腦中突然浮出學長說的那句「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險的地方」。原來真相其實就藏在家裡嗎？

「你只要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好了，記者。」

「……你不怕我公之於眾？」在震驚之餘，我愕然的脫口而出。

「你說啊，我死了和活著沒什麼區別。」陳盼兒無所謂的坐在床沿，漫不經心的玩弄那個玻璃瓶。

「……為什麼？」為什麼殺他？

「他的存在剝奪了我身為人的權利！他在出生，不，在出生前便剝奪了我的名字。在媽媽眼中，我永遠，永遠只會是『家鵬姊姊』。」她的眼角又紅了。

我坐在案前，拼拼湊湊只擠出幾個字，絲毫沒有在校時作為「新聞系曹植」的文思泉湧和意氣風發。

陳家鵬媽媽哭到無力的身體，陳盼兒紅著的眼角，學長和警員們的背影，一大堆複雜又破碎的畫面不斷佔據我的腦海。現實的社會比想像中殘酷，且當我們直面它的時候，更會發現自己渺小到什麼忙也幫不上。

我寫好了新的一篇報導，關於陳盼兒給陳家鵬下藥的報導。但我始終沒有發布。

我不敢讓陳家鵬媽媽知道，畢竟她已經失去一個小孩了，而且也許，她也沒有那麼在乎「陳家鵬」，她在乎的是「她的兒子；趙昌明的家人也早在事情發生前便排斥、不承認他的存在了，根本就不會在乎到底人是不是他殺的；即使真的發布，軍方也一定會把新聞壓下來，而且我也不確定我自己能全身而退；最後，作為業界前輩的學長和警方也似乎覺得「就這樣了吧」。

需要知道真相的人都死了，不想知道真相的人還活著，那真相真的還重要嗎……？我把陳家鵬一家泛黃的合照又壓回透明桌墊下。

也許，在未來某天，某個拾荒老人會在垃圾山中撿起那捲記錄下所有真實的錄影帶。然而，他大概會將他再度丟回垃圾山中吧。